



羅根澤 編著

隋 唐

文學批評史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羅根澤 編著

---

隋 唐

文學批評史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隋唐文學批評史／羅根澤編著。-- 臺二版。--  
臺北市：臺灣商務，1996[民85]  
面：公分。-- (新人人文庫；97)  
ISBN 957-05-1260-1 (平裝)

1. 中國文學 - 歷史與批評 - 隋(581-618)
2. 中國文學 - 歷史與批評 - 唐(618-907)

829.38

85001760

新人人文庫 97

# 隋唐文學批評史

定價新臺幣二六〇元

編著者 羅根澤

責任編輯 雷成敏

封面設計 吳郁婷

校對者 胡恕明 余芝光

發行人 張連生

出版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電話：(〇二)三一六一一八

傳真：(〇二)三七一〇二七四

郵政劃撥：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

出版事業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

登記證

- 一九六六年八月臺一版
- 一九九六年四月臺二版第一次印刷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# 自序

余少好子集之學，長有述作之志。諸子百家，則作《探源》以辨正僞，作《集注》以明訓詁，作《傳論》以考行實，作《學案》以闡義理。歷代文學，則先錄《文學家傳記集》，再作《文學家列傳》，以述文人生平；先作各類《文學史》，再作《文學史類編》，以疏文學源流；先輯《文學批評論集》，再作《文學批評史》，以探批評奧蘊。資賦駑鈍，人事俶擾，年至不惑，學無一成。《探源》《傳論》，成書不全；《傳論》止成《孟子》一種，商務印書館出版；《探源》較多，單印者有中華書局出版之《管子探源》，餘則收入開明書店出版之《古史辨》第四、六兩冊。《集注》《學案》，汗青無期；《文學家傳記集》則舊錄已佚，新錄未終；各類《文學史》，則《樂府》悔其少作（北平文化學社出版），他亦不欲問世；《批評論集》則充溢篋笥，徒自賞玩；《批評史》亦止此五代以上五篇，差敢寫付梓人耳。

蓋莊周論道，蘄察「古人之全」；荀卿勸學，必解「一曲」之蔽。況乎史之爲書，職司載述，不該不徧，不足語於實錄；予取予奪，何得稱爲直筆？至《春秋》立褒貶之義，《史記》成一家之言，斯則以孔子憫道不行，筆削以垂訓，馬遷受辱發憤，纂著以自明。後人無孔子之聖，馬遷之賢，而妄以支離卑痺之說，謬附筆削一家之言，未有不如下王通《續經》，見詆通人者也。故今茲所作，不敢以一家言自詭；蒐覽務全，銓敘務公，祛陰陽徧私之見，存歷史事實之真，庶不致厚蟻古人，貽誤來者。

建國十六年秋，負笈清華大學研究院。越明年，至開封，任河南大學教授。又明年，移保定河北大學。二十年春，即返故都。從此迄二十六年蘆溝事變，惟二十三年秋，至二十四年夏，赴安慶，任教安徽大學，餘皆寄居故都，前後七年有半。故都多公私藏書，余亦量力購求，止詩話一類，已積得四五百種，手藁祕笈，絡繹縹緗，閒窗籀讀，以爲快樂。最珍貴者，有明刊本宋人蔡傳《吟窗雜錄》，明人胡文煥《詩法統宗》。二書皆詩學叢書，收有晚唐五代以至宋初詩格詩句圖甚多，得以分述於五篇二、三、四各章，由是五代前後之文學批評，頓然炳蔚。其有公私珍藏，不能割讓，或割讓而索價太昂，則傭人繕寫，亦積得數十冊。聞傅沅叔先生藏有《永樂大典》本詩話數種，未及借鈔，變起倉皇，至今猶於邑於懷也。又以詩

話盛於宋，而宋人詩話，秦半亡佚，與內子曼漪，從《苕溪漁隱叢話》、《詩話總龜》、《詩林廣記》及諸家筆記中，輯出數十種，顏口《兩宋詩話輯校》。事變後，浮海南來，道出徐濟，南至京師，北返開封，然後西走長安，又隨西北聯合大學，播遷漢上，雖續有所得，而博考無從。聞中央大學自京移渝，載書頗富，遂於二十九年一月，由陝入川，重理叢殘，際千載復興之運，述先哲不朽之言，曾曾小子，誠不勝懼慄鼓舞矣！

竊嘗以謂古昔賢俊，學貴博綜，運思含毫，吐納萬象，舉凡天地之大，蟲魚之微，幽明之情狀，古今之嬗變，以至六府三事，眾技百家，莫不隨意陳辭，即事爲篇。摘金振玉者，最爲文集；布實達愷者，彙爲筆記；文集筆記者，儒先績業之總萃，而文學批評亦寓藏其中。此外則羣經子史，總集詩集，品藻之言，亦往往間出。余性魯慙，不敢自信記誦，不得不一一紬繹。清顧炎武謂著書譬猶鑄幣，宜開采山銅，不宜充鑄舊錢。文學批評史之山銅爲詩話文論，而文集筆記則爲沙金；因彼開卷已得，此必排簡始見也。

日月遄邁，駘拙濡滯，肇造迄今，忽將十稔。始以講授清華大學，策蹇疾書，草成一至三篇；秋間增刪復講，翌年筆削付印。北平人文書店出版，事變後書店停業，印出之書，付之一炬。而四、五兩篇，又在師範大學，講習編著，亦陸續脫藁。六篇以下，屬寫未竟，

抗戰軍興，故都淪為異域，已梓三篇，亦全數焚燬，故哀集董理，重託劖劘。陳鍾凡、郭紹虞兩先生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，方宗岳先生《中國文學批評》，日人鈴木虎雄《中國古代文藝論史》，皆曾參閱；朱自清、朱東潤、伍叔儻、汪辟疆、李翊灼、李長之、胡小石、吳世昌、樓光來、黎錦熙、劉盼遂、劉汝霖、儲皖峰諸先生，皆曾商正；匡啟之誼，所不敢忘。漢班彪論馬遷《史記》，「採獲今古，貫穿經傳，一人之力，文重思煩，故刊落不盡，多不齊一。」矧余不材，寧免疵累？世有君子，可覽教焉。三十一年雙十節自序於中央大學。

付印時，以篇辭繁重，分爲《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》、《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》、《隋唐文學批評史》、《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》四冊，宋以後亦陸續刊布焉。

三十二年元月二十六日，根澤又記

# 目錄

第一章 詩的對偶及作法(上).....	3
一 對偶說的興起.....	3
二 對偶及其他格律說的史料.....	6
三 古人同出的十一種對.....	9
四 上官儀的六種對及八種對.....	18
五 元兢的六種對.....	23
六 崔融的三種對.....	28
七 皎然的八種對.....	30



八	總不對與首尾不對·····	34
第二章 詩的對偶及作法(下)····· 37		
一	元兢的調聲三術·····	37
二	佚名的調聲術·····	40
三	元兢《古今詩人秀句》·····	42
四	李嶠《評詩格》·····	46
五	王昌齡《詩格》一——十七勢·····	48
六	王昌齡《詩格》二——格律論·····	55
七	王昌齡《詩格》三——今本《詩格》及《詩中密旨》·····	59
八	皎然《詩議》·····	62
九	皎然《詩式》·····	67
十	佚名的詩文作法·····	75

第三章 詩與社會及政治……………79

一 陳子昂的提倡風雅詩……………79

二 李白的提倡古風……………82

三 杜甫的兼取古律及倡導社會詩……………86

四 元結的反對聲律與提倡規諷詩……………92

五 三位選家的意見……………95

六 楊綰賈至梁肅及權德輿等的詩教論……………101

七 劉嶢的先德後藝說與尚衡的文章三等說……………109

第四章 元稹白居易的社會詩論……………113

一 原因與動機……………113

二 「補察時政」與「洩導人情」……………118

三 歷代詩的優劣……………123

四 樂府論····· 128

五 通俗與次韻····· 133

六 觸忌與轉變····· 138

七 自我批評與自選詩集····· 147

第五章 史學家的文論及史傳文的批評····· 153

一 唐初史學之盛····· 153

二 文學為政治工具說····· 155

三 艷麗之毒····· 157

四 折中的文學論····· 160

五 天才與學力····· 163

六 文學史觀····· 165

七 史與文····· 171

八 史傳文的批評····· 174

九 劉知幾的意見……………178

第六章 早期的古文論……………189

一 古文的興起……………189

二 李諤王通的攻擊六朝文……………191

三 唐初四傑的反對淫巧文……………195

四 陳子昂與盧藏用的提出載道說……………201

五 蕭穎士李華的宗經尚簡說……………203

六 兩個胡人——獨孤及元結——的意見……………209

七 梁肅的提出文氣與李觀的重視文辭……………213

八 古文理論家之柳冕的文論……………216

九 權德輿的「尚」有說……………222

十 呂溫、獨孤、郁等的天文說及人文說……………224

第七章 韓柳及以後的古文論……………231

一	韓愈的貢獻·····	231
二	道與文的關係·····	236
三	古文方法·····	238
四	「不平則鳴」與「文窮益工」·····	242
五	柳宗元的地位及其所言道之二病·····	244
六	學文的步驟與作文的態度·····	247
七	「得之難」及「知之難」·····	250
八	詩與文·····	253
九	劉禹錫的詩文分論·····	255
十	時人的見解與李翱的批評·····	256
十一	裴度對李翱重文說的抗議·····	263
十二	皇甫湜孫樵的怪奇主義·····	266
十三	沈亞之的改矧主義·····	271
十四	李德裕的自然靈氣說·····	272

中國文學批評史第四篇

# 隋唐文學批評史



# 第一章 詩的對偶及作法(上)

## 一 對偶說的興起

我們知道中國的詩歌是以唐代爲最盛的，又知道唐代的詩歌，其古詩祇是模仿，律詩與絕句詩才是那時的創造。律詩與絕句詩的創作方法，最主要的是對偶。

唐代之講求詩的對偶及其他方法，其歷史之來源，自然出於周顒沈約及以後的四聲八病說。在第三篇第五章第一節，我曾經說：「沈約等所定的文學上的音律，分積極建設與消極避忌兩方面。積極建設的是四聲，消極避忌的是八病。」四聲的作用，在建設「宮羽相變，低昂舛節，若前有浮聲，則後須切響」的詩文；八病的作用，則在破除與此相反的毛病。惟周沈以至其後的六朝時人，對消極避忌方面，已能定出具體的方法；對積極建設方面，則始



終祇有「若前有浮聲，則後須切響」的籠統原則。直到差不多二百年以後的唐人，才發明了具體的方法，就是對偶。自然我們沒有忘記六朝也有對偶說，如《文心雕龍·麗辭篇》云：「麗辭之體，凡有四對：言對爲易，事對爲難，反對爲優，正對爲劣。」（詳三篇八章五節）但對偶說與聲病說各不相侔，未能打成一體。劉勰提倡自然的聲律，對八病從未提及。至唐代才混而一之，其所謂對偶，不惟有「義」的作用，且有「聲」的作用。「義」的作用是虛實自對，「聲」的作用是平仄互對。

至六朝時人所以只能發明避忌的具體方法，而不能發明建設的具體方法者，以無論任何事務與學術，消極的破壞易，積極的建設難，所以在文化的轉變之前，例先有破壞，隨後才有建設。我們明白了這種歷史演進的路程，則六朝時人的四聲八病說之祇能完成消極的避忌，未能完成積極的建設，是很自然而不足奇異的了。

消極避忌一方面，其屬於「聲」者，六朝時人已說得纖悉周備，所以唐人不用再來饒舌；假設饒舌，也大半是反面的冷嘲熱諷——如皎然《詩式》詆「沈休文酷裁八病，碎用四聲。」而講求避忌者，則大半由「聲」病，又推及「形」病，「義」病。關於這，已在第三篇第五章提前論述了。